

年十三 间三

孔宪礼 著



黄河出版社

十三年间

孔宪礼 著

黄河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·济南



责任编辑 袁本忠

封面设计 张宪峰

书名 十三年间

著者 孔宪礼

出版 黄河出版社

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
(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)

印刷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

规格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4.6875 印张 100 千字

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5000 册

书号 ISBN 7-80152-071-8/I·012

定价 12.60 元



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《十三年间》是以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这十三年间，两次大裁军和“九八抗洪”为背景的中篇小说。

这是一部反映军旅生活的文学作品。小说塑造了王爱民、李小明、张永军、李得志、刘彩霞等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。描写了他们面对着人生新的机遇、新的挑战和转折时所表现出来的新的抉择。

读罢，可以让人深深地思索、感受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意义。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。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，在中国首都北京，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，向全世界庄严宣布：中国将裁军一百万人。这一郑重的宣告，引起了世界强烈的震撼，各国有影响的新闻媒介纷纷抢先报道了这一消息。

在豫西丘陵地带的一个黄土高坡上的军营里，裁军一百万成了这里军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。

一天下午快要下班之前，副团长张永军像往常一样习惯地将办公桌上的文件、报纸清理了一遍，准备下班。正在这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上前拿起了话筒，话筒里传出了副营长李得志的声音：“今天晚饭到我家来吃，王爱民营长也来，咱们聚一聚。来吧，我跟林兰在家等你。”

张永军放下话筒，看了看手腕上的表。这时，营区的下课号嘀嘀哒哒地响了起来。紧接着团部大礼堂播放军营队列歌曲“打靶归来”。

张永军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办公室，下了楼梯，走出办公楼，按照正常的速度，向营干家属区走去。走到家属区第三排平房第二个门停了下来，他伸手轻轻地敲了两下

门，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。开门的人，是刚才给张永军打电话的李得志，他是一个风度翩翩、能说会道、讨人喜欢的人。人长得很精干，白净脸，看上去三十出头，上身穿的是一件短袖白的确凉衬衫，下着熨得笔挺的灰色长裤，脚上穿的是油光锃亮的棕色皮鞋。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副团长这么快就来了！”接着热情地将张永军迎进了屋里。他家住的是两居室，里边睡觉，外边吃饭、会客。

张永军中等个儿，皮肤白净，面色清秀，英俊潇洒，举止端庄文雅。他进到房间没有立即坐下，眼光闪闪地向四壁看了看，看主人家里有什么变化没有。看后说：“老李，搬来快半年了，家里布置怎么还是老样了呀？”

“俩人都忙着上班，没时间去搞，再说，手头也有点紧巴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和陈梅军医俩的工资加在一起用不完，有了困难你那当军长的老岳父还可以支援点。”

“在人们看来，我可以沾老岳父的光，其实不然，人家儿女一大堆，俗话说：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呀！”

李得志顺手拿个高脚凳递给张永军，“副团长，您请坐！”

张永军接过凳子，问道：“老王怎么还没有来呀？”

“是这样，今天下午，搞了一个队列班观摩表演，他说，可能晚到一会。”李得志解释道。

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。营长王爱民看完观摩表演，大步流星急匆匆地向营干家属区走来。他身材高大，体格强健，走起路来两腿生风。也许是走得太快太急，脸上的汗

珠直往下淌。于是他从裤袋里掏出手帕，边走边擦脸膛上的汗珠。当走到李得志家门口时，一边用手重重地敲门，一边大嗓门地喊：“老李，开门！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，马上就来！”李得志一边说一边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李得志刚打开门，王爱民就挤了进来。这时，张永军站了起来，开玩笑地说，“老王今天来晚了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认罚！认罚！”接过张永军递过来的纸扇，王爱民一边煽风，一边歉意地说：“来晚了，让你们久等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拉了个木凳坐了下来。

“光检讨没用，到时多喝几杯就行了。”李得志得意地一笑。接着他又说，“二位领导，咱们就坐吧！”这时，李得志的爱人林兰从厨房走了出来。林兰是一个身材匀称、体态丰满、俏丽的女人，圆圆的脸蛋，长长的睫毛，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。薄薄的嘴唇，一说话，脸颊两边的酒窝显露出来，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。她人美，嘴也甜。王爱民问：“大妹子，今天都给我们弄些什么好吃的呀？”她说：“有你喜欢吃的糖醋排骨，张副团长喜欢吃的清蒸黄河鲤鱼。”她稍停顿了一下说：“还有我们那口子喜欢吃的麻辣豆腐。”

“好，你真会搞平衡，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。看来今天一定搞得很丰盛，不过这几天我们食欲不佳呀！”王爱民扫兴地说。

李得志扬了一下手，对妻子说：“快忙你的去吧，一边

上菜，我们老哥仨一边喝着就是了。”

林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厨房。

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，拖过小板凳坐下，不约而同地拿起筷子。李得志正想用筷子尝一尝菜的咸淡，王爱民伸手拦了一下说：“别吃，先说今天怎么个喝法。”他拿起小玻璃杯：“就拿这个小玩艺儿喝酒太慢，不过瘾，咱们今天就来它个一醉方休，谁也不能装蒜种，要不然就武力解决问题。老李，拿搪瓷缸子来。”李得志拿过搪瓷缸子。王爱民把酒瓶拿到自己面前，用牙将瓶盖启开，闻了闻酒味说：“好酒，好酒，喝就喝这北京二锅头。现在名气大的酒，不敢喝呀，有些人心黑，开始造假了。”说完，他给大家的杯子斟满了酒。

李得志举杯开言道：“今天林兰休息没事，老哥仨到一起喝上几杯，像这样的喝酒场合今后可能不多了。”他带有几分悲观地说。

王爱民感到有点蹊跷，说：“老李，你说这话啥意思？”

“你别装了，这裁军一百万人，谁知道裁到谁头上。”

张永军说：“喝，别扫兴，先不说这些。”

喝了好大会功夫，王爱民看了看自己的杯中酒，起身看了看张永军和李得志的杯中酒，说：“怎么搞的，今天的酒下肚太慢，从前到一起，一瓶酒咱们很快就解决了。”正说着，林兰笑盈盈地端菜走了进来说：“不能让你们光吃大鱼大肉，太腻味了，我给你们调剂调剂，上点空心菜，你们当官的都管它叫无缝钢管。”她一看，谁也不答腔，忙

问：“怎么了，今天怎么喝起闷酒来啦？往常凑到一起，你们有说有笑，开怀畅饮。我们那口子总是喜欢引经据典，纵论天下大事。王营长谈起军营趣闻轶事津津乐道，不是说哪个连争了彩头，就是哪个连夺了红旗。今天怎么啦，大眼瞪起小眼来了！”

“大妹子，你只管上好吃的就行了，这酒喝多喝少是我们三个人的事，要不然你替大家喝上一杯好吗？”王爱民逗乐地说。

“不！不！那可不行。”林兰捂着嘴退了出去。

李得志看了张永军一眼问道：“陈军医回北京休假，有关大裁军的事，她得到什么消息没有？”

“她从来不传小道消息。”

“不过我倒有点消息。”李得志神秘地一笑说。

王爱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据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规定不准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，你哪来的那么多消息呀？”

李得志诡秘地一笑说：“我是从有关人士那儿听来的。听说，有的大军区要合并，有的军、师要撤销哩。”

张永军问：“哪个有关人士？”

“这个你就不要刨根问底了。反正我不会瞎说，我说的话，不能说百分之百，也八九不离十。”李得志满有把握地说。

“不要道听途说，扰乱军心呀！”张永军严肃地说。

李得志瞪了张永军一眼：“先别乱扣帽子，现在也不是帽子满天飞的年代，我是在咱们二个人小范围内说的。”

咱们到一起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不过这话，连林兰我都没告诉，我怕万一她传出去，查我犯自由主义，又够喝一壶的了。不知你们听说没听说，听说咱们军要撤销，咱们师要改成装甲旅……”

“别瞎说好吗？咱们军已经是好几个师的集团军了，全军像咱们这样的军也没有几个。”

李得志耸了耸肩，摇了摇头说：“我看不要那么自信，不信你就等着瞧吧。我还听人说，有的单位听说自己要被撤销，早就进京找人活动去了。你看咱们军领导坐那儿死等，老刻板，办什么事都死刻板板，就不知道动动脑筋活动活动。你猜，人家怎么说？‘这部队又不是个人的，都是党领导的，要撤就撤，听招呼就是了。’乍一听，多么顾全大局呀！”

张永军反驳说：“别不服气，领导觉悟就是比咱们高，要都像你说的，理由一大堆，谁都不能撤，还裁什么军呀！”

“大道理谁都会说，没到时候，真的落到自己头上就傻眼了。我知道上边的事咱们瞎掺和没用，只是说说而已吧。”

张永军扑哧一笑说：“要我看还是说说咱们这个棋子在棋盘上怎么走吧。”

“你没事，在我们三个人中间，你的发展潜力最大。我们三个人中，你发展最快这是事实吧，再有你思想敏锐，具有现代意识，人缘又好，你到哪都能把人心里说得热呼

呼的。你协调能力强，善于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。人说团结就是力量，对集体对个人团结都应该看成是力量。上边要来考核干部，你的支持率肯定比我高。你是将军的料，你是走不了的，我敢打保票。”李得志赞美道。

“过奖了，我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，叫走高兴地走，叫留愉快地留。”张永军爽朗地说。

王爱民听后嘿嘿一笑：“我没你那种觉悟，我也不是说我要走，我要留，我现在内心还很矛盾。说留我个人说了不算，说走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这个人不愿随声附和，人都说我脾气怪。其实，只不过是爱向领导提个意见罢了，自己看不惯的事就是爱说，所以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。对下我也是个不那么受欢迎的人，我恨铁不成钢，对下批评太严厉，有时几乎是苛刻。不过我对人可是没有坏心呀！”

听到这里，张永军眨巴眨巴眼睛，打断王爱民的话，说：“你说的缺点也正是你的强点，你要没这些就没棱角了，也就不是你王爱民了。对上爱提意见，而且不顾忌，说明你胸怀坦荡，对人诚实。对下严厉是关心下级进步。人们常说，严是爱，松是害。你批评他的时候，他一时思想可能想不通，转不过弯来，当他做出了成绩受到表扬奖励时，他会说，那事还多亏王营长呢！不过方式方法注意一下，效果会更好。”

王爱民有点不耐烦，摆了摆手说：“好啦，别说这些，现在不是唱赞歌的时候，你我今天说得再多也没用，

关键是领导怎么看我王某。不谈这些了，还是谈谈我自己吧。我的家庭实际困难比别人多，这是真实情况，不过我们夫妻关系长期不和，想到一起又怕到一起。要说这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。那时，当上级决定我提干时，我就想甩掉两家父母包办的这门婚事，从那时起我俩就产生了情感障碍，在我们之间种下了不和睦的种子，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吵架。人家说，夫妻长期不在一起会产生距离效应，可我为什么就感受不到呢？我们到一起感情不能升温，简直就像到了北极世界一样，冰冷冰冷的。这是家庭情况，我个人有多大本事我自己知道，就是在部队干下去，最多也是当个师官，到头来还得走，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李得志听到这接过话去，说：“我和爱民有同感，也是想走又不想走。不想走吧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现今又赶上大裁军，晚走不如早走，可领导关心照顾咱，到了地方大学培训两年总不能让军队白花钱吧。再说，老婆又刚随军，一个乡村民办教师，当了家属药厂的出纳，这个工作我们都很满足。走倒好说，可到了地方一下子安排两个人容易吗？实在是不容易呀！话是这么说，领导真的叫走，咱也不能耍赖，反正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我知道我的致命弱点，工作忽冷忽热，有时情绪化，这一点领导是不喜欢的。尽管有人说我爱奉承领导，巴结领导，但我并不在乎。”

张永军听罢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也该收场了，我提

议咱们给女主人敬一杯。”

李得志心领神会地喊了一声：“林兰，来，给二位领导敬个酒！”

王爱民扯住李得志的胳膊，说：“不是她给我们敬，是我们给她敬酒。”

林兰走过来问：“大家都喝好了吗？”

众人点头齐声说：“酒足饭饱。”林兰满意地一笑：“只要你们高兴就好。”

张永军举杯说：“来！林兰，为了感谢你今天为我们准备这么丰盛的饭菜，敬您一杯！”

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干杯！”

二

路有千条，几多抉择。

从李得志家赴宴归来，王爱民一连数日琢磨着走与留的事。他平日从不失眠，特别是跟战士到野外一块摸爬滚打回来，一上床就鼾声大作，有人说他的鼾声能把天棚上的尘埃震得哗哗落地。眼下失眠，一日胜过一日。有时他也告诫自己，别想了，想它干嘛！叫走就走，叫留就留，叫你走你不能留，叫你留你不能走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话虽这么说，大裁军这么大的事情，牵动着每个人头脑中的神经，每个细胞都在活动，不可能不想。想是正常的现象，不想反倒成为不正常的事了。这些天，他就像钻了死牛角似的，心总是往一处去想，就不知道拐个弯。王爱民琢磨着，在正常的年月里提出走是要被刮鼻子的，说你不安心部队工作，可眼下裁军一百万，响应大裁军的号召，这是顺乎潮流的事。转业到地方生活安定下来后，可以把病中的老母接到身边，让她老人家过一过城里人的生活，尽一份儿子的孝心，让她老人家享受天伦之乐，也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，对过去欠妻子的债也是一种补偿。妻子这些年也够苦的了，做女人也确实很不容易，生孩子没有在跟前陪她、照顾她，母亲住了医院，也是她陪同照

料。妻子不仅要照顾母亲、孩子，还要管好她带的学生。走吧，或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接触多了，感情的距离也可以拉近些。这些年每次探亲假都用到忙活责任田上去了，春种秋收，每天晚上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刻，吃完了饭就想睡觉，忙活了一天，够累人呀，哪有时间与妻子亲亲密密。到部队也是如此，天不亮要随部队出操，白天不是在队列场，就是在战术演习场，夜里还要搞射击训练和实弹射击，回到家已经很晚很晚了。长此下去，没有时间交流思想、交流情感，怎么能消除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呢？人不是动物，人是需要感情投入的，需要相互间的温柔与体贴，感化与融解，触摸与爱抚，关心与照顾。女人不仅仅需要男人那坚实臂膀来保护，更多的是需要男人给予她生活中的满足和甜蜜。感情也需要时间的磨合，结婚十年了，在一起的时间，你来我去加在一起总共也不到二十四个月。而在这些时间里，不是沉默，便是争吵，一争吵还讥讽挖苦，没有以礼相待，没有对妻子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给予肯定和鼓励。尽管这些年来，对妻子没有假情假意，但也没有推心置腹地把自己思想深处的东西亮给妻子，没有对当初造成感情障碍的过去作一次像样的检讨，这些年还积累了不少新的怨恨。人说，只有对过去的忏悔，才会对过去所欠下的感情债给予足够的补偿。他想，自己没有，真的没有对自己过去作一次认认真真的清理。他终于在这天夜里想通了。于是他翻身坐了起来，拉亮电灯，披上衣服，趴在桌子上，展开信笺，拿起钢笔写了起来。开